



现实生活

大约二十年前,在江西一次文化人聚会上,主办方准备了笔墨,请大家题词留念。记得在场的文化名流,部级别副部级领导好几位,厅级不胜枚数。人家意思也简单,花钱搞了隆重笔会,留下领导墨宝,便是日后广告,未来的炫耀资本。

于是论资排辈,最大的领导先写。这也是官员们为什么要练毛笔字的原因,真不能写,此时必定尴尬。先推托,然后硬着头皮涂鸦,赶快走人。我喜欢袖手旁观,看一会便溜之大吉。江苏有三位作家,我和王干,那时候还能够勉强冒充青年作家,还有一位陆华兄,身份是《扬子晚报》的副刊主任。

遇到这种场合,领导碍于情面不得不写,我等不擅书法的蹭会者,可以理直气壮拒绝,早早地回宾馆打扑克。题字活动仿佛酒桌上喝酒,不能喝的请自便,能喝的会情不自禁跳出来。一直觉得陆华当时的行为过分,奋勇上前敷衍几个字就算

着写着,时间不知不觉便过去。不久前一次朋友聚会,突然发现过去的作协会员们,现如今都到书法家协会去厮混了,陆华便是典型例子,他的兴趣完全转移,跟我说过去的许多年,基本上都在玩字画,玩古玩,其中最用力,也最让他如痴如醉,是折腾南京的古代砖瓦。

有人非要等到退休,才称心如意地干点想干的事。年龄一天天增大,玩心却一天天加重,陆华对古代砖瓦的兴趣让人吃惊,一说起来就头头是道,不仅能说,而且风吹日晒直接介入,登高爬低现场细察,将自己发现的有精彩铭文和特殊符号的城墙古砖,原

汁原味地用宣纸拓录下来。这是项艰巨工程,尤其其他一把年纪的老人。功夫不负有心人,数以千计看下来,数以百计拓下来,再仔细研究把玩,断代考证,挥毫写成说明文字,日积月累终成大观。很显然,砖瓦上的老南京,太值得玩味。

南京作为六朝古都,真正遗留的文物并不多,残存大量历史信息

的古代砖瓦,显得非常珍贵。这些玩意不是有心人根本看不到,而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就怕遇上喜欢钻牛角尖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化人兴趣都在文学上,有一种虚假的繁荣,时过境迁,玩文学的越来越少,大家不再拥挤在独木桥上,想玩什么就玩什么,只要玩得高兴,玩得精湛,玩什么都一样。

肾为先天本

王莉

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

——明·李中梓《医宗必读·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

李中梓,明代著名医学家,他提出的先后天根本论,深刻影响了其后三四百年间的中医学,至今被奉为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最重要的指导宗旨之一。

人有五脏,心肝脾肺肾。肾为藏精之脏,所藏之精称为肾精,由两部分组成,首先是受之于父母的先天之精,胚胎始成,即源于父母之精,然后可以化生脏腑,孕育成人。另一部分则来自后天,《素问》说:肾“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可见,肾所藏之先天之精还需要后天之精的不断充养。肾精充盛,又可进一步化为生殖之精而传给下一代。

脾主运化,负责将饮食水谷转化为人体所需要的各种精微物质并将其转运到全身,供机体所用。李中梓说:《脾胃》“犹兵家之饷道也,饷道一绝,万众立散”。

如果把人体比喻成一颗大树,肾就是大树的根,决定着大树能否长得盛壮,而脾则提供所有养料,也对大树的生长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先后天相辅相成。渐入冬令,肾阳进补正当时,其本意亦不离脾肾两脏。冬天,给树根增加养分,巩固根本,而补肾之药往往粘腻难消,必得脾气健运,才能更好地消化吸收,发挥药效,因此,补肾与健脾常为膏滋药之主体,这正体现了对先后天根本的重视。

那一天,十月二十七日的浦东,阳光和煦,金风送爽,没有一丝素秋的萧瑟;那一处,远离市区的喧闹,芳草碧树,花开处处,像休憩消闲的胜地,不像阴森幽暗的陵园。

人几乎到齐了:有各地来的专家学者,有亲朋好友,有一大群年轻的学生,还有数不尽的媒体采访人员。时间还没到,大家都在等,绿茵上布满了张张白色的桌椅,帐篷下摆放了供人取用的水果饮料,人影晃动,悄声细语四散在空气中。

终于来了,绿荫下,曲径上,看到了父子的身影远远走来:他,步履沉重,微微有些驼背,毕竟是望八的年龄了;他,英伟挺拔,高逾六尺,身旁随侍着的是一样颇长的夫人。是傅聪跟儿、媳二人,他们会同了早已等候的傅敏夫妇,缓缓来到了墓穴和墓碑前。

典礼开始了,仪式一样一样按序肃穆进行。多少年了?从傅雷伉俪于1966年9月3日在“文革”中以死明志,到2013年的今天,四十七年漫长的岁月过去了,如今再来举行骨灰安葬仪式,经历了这几乎半个世纪的等待,期间究竟发生了多少周折,承载了多少不为人知的辛酸?

当年,仍在“文革”初期,傅雷夫妇因不堪受辱蒙冤,双双自尽,那时傅聪傅敏都不在身边,傅雷在临终前,写下了周全详尽的遗书,向内兄朱人秀一一交代身后事,这封遗书如今陈列在傅雷纪念馆中,墨迹斑斑,一字一泪,读来令人唏嘘不已。傅雷在遗书中说:“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世只能委托你了。”委托事共有十

三条,第十一条这么说:“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在那个严霜寒剑相交逼的疯狂年代,傅雷夫妇弃世了,但是并没有得到从此应得的安宁。他们的骨灰,因长子傅聪在外,次子傅敏在京,结果由一位素不相识的女青年江小燕,冒着生命危险前

堂移出的骨灰盒,在和风丽日中,慢慢垂放在鲜花围绕的墓穴里。那一刻,小小的骨灰盒仿佛有不胜负荷的千斤重,凌霄见状,赶紧

踏前一步来相助。

凌霄,傅雷夫妇素未谋面的长子嫡孙,这天来到了祖父母的墓前。傅雷夫妇去世时,凌霄只有两岁。1966年8月12日凌霄生日的前两天,傅雷寄出了一封给儿子

媳妇的英文信,这是傅雷所写的最后一封家书,信寄出后不过三周,就和夫人双双走上了不归路。记得这封最后的家书,是我多年前翻译成中文的,重阅《家书》时,每每不忍卒读:“有关凌霄的点点滴滴都叫我们兴奋不已……你们眼着自己的孩子一天天天地成长,真是赏心乐事!想想我们的孙儿在你们的客厅及书房里望着我们的照片,从而认识了远方的爷爷奶奶,这情景又是多么叫人感动!尽管如此,对于能否有一天亲眼看见他,拥抱他,把他搂在怀里,我可一点都不抱希望……妈妈相信有这种可能,我可不信。”接着,傅雷提到夫人为宝宝手织

毛衣,说在无奈中“只能藉此聊表心意”,又提出想要一张凌霄两周岁的照片,一张正面的照片等等。当年不知道这张期待的孙儿照片寄到,傅雷伉俪是否仍然在世?而今四十七年之后,孙儿来了,不是两岁的宝宝,而是昂藏六尺的男儿,亲自来到墓前,带上终身伴侣,来向祖母献上虔诚的敬意和深深的怀念。凌霄的外祖父是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凌霄幼年时,身在国外,接受西方教育,后来由外公梅纽因亲自带回北京学习中文。听说他目前居住中国,常说了文,那么,除了傅雷的英文信件,他一定看过爷爷当年所写一封封情真意挚的中文家书,而奶奶当年手织的婴儿毛衣,如今不知是否还收藏在某处笼底柜中?

安葬完毕,由傅敏代表在双亲灵前致词。傅敏对父母说,这不是什么答词,当年你们不堪受辱,以死明志,如今你们终于回到了故里,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今天在这追忆你们,怀念你们,但是最要

紧的是不要忘了把那当年迫害你们的邪恶源头铲除。傅敏含泪呜咽,强忍悲痛,道出了动人心弦的肺腑之言。

一撮土,两撮土……兄弟二人撒土上黄土,工作人员接着铺上鲜花,傅雷夫妇的骨灰终于入土为安。观礼的众人手持红玫瑰,怀着虔诚的心,默默列队上前,向傅雷夫妇献花致敬。

灰色的碑石上,刻了两行字:“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是傅雷的字迹,从当年的手稿中逐字采集得来的。原先设计的墓碑上,有傅雷伉俪的浮雕,就像其他的名人一般,因傅聪竭力反对,经与傅敏商讨,而改为如今最朴素,最低调的样貌。的确,傅雷生前不屑沽名钓誉,死后又何需浮夸雕饰?傅雷说过,赤子之心,永远不老。其实凡是真正的艺术家,在潜心创作的过程中,谁不摒尘嚣,弃浮华,谁不孤独?贝多芬于1814年致李希诺夫斯基的乐曲中,高喊“孤独,孤独”,林文月耗时五载译完《源氏物语》之

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

金圣华

往火葬场,以自认“干女儿”的身份给领取并保存下来,整个过程可说是一个奇迹。1979年4月26日,傅雷夫妇得到昭雪平反,当年的一捧寒灰,终于移入了上海龙华革命烈士公墓。傅聪回国跟傅敏一起参加仪式。照片上的昆仲二人,满怀哀伤,一脸悲怆。那时候,傅聪才四十五,还风华正茂,如日中天,“钢琴诗人”的美誉远近遐迩。如今,琴艺愈纯,两鬓添霜,三十四年后再一次来参加父母的骨灰安葬典礼,心中的悲痛沉郁,万千感慨,岂是局外人可以真正体会得到的?

安葬仪式开始了,兄弟二人捧着父母的骨灰,那从龙华革命烈士公墓骨灰

堂移出的骨灰盒,在和风丽日中,慢慢垂放在鲜花围绕的墓穴里。那一刻,小小的骨灰盒仿佛有不胜负荷的千斤重,凌霄见状,赶紧踏前一步来相助。

凌霄,傅雷夫妇素未谋面的长子嫡孙,这天来到了祖父母的墓前。傅雷夫妇去世时,凌霄只有两岁。1966年8月12日凌霄生日的前两天,傅雷寄出了一封给儿子媳妇的英文信,这是傅雷所写的最后一封家书,信寄出后不过三周,就和夫人双双走上了不归路。记得这封最后的家书,是我多年前翻译成中文的,重阅《家书》时,每每不忍卒读:“有关凌霄的点点滴滴都叫我们兴奋不已……你们眼着自己的孩子一天天天地成长,真是赏心乐事!想想我们的孙儿在你们的客厅及书房里望着我们的照片,从而认识了远方的爷爷奶奶,这情景又是多么叫人感动!尽管如此,对于能否有一天亲眼看见他,拥抱他,把他搂在怀里,我可一点都不抱希望……妈妈相信有这种可能,我可不信。”接着,傅雷提到夫人为宝宝手织

毛衣,说在无奈中“只能藉此聊表心意”,又提出想要一张凌霄两周岁的照片,一张正面的照片等等。当年不知道这张期待的孙儿照片寄到,傅雷伉俪是否仍然在世?而今四十七年之后,孙儿来了,不是两岁的宝宝,而是昂藏六尺的男儿,亲自来到墓前,带上终身伴侣,来向祖母献上虔诚的敬意和深深的怀念。凌霄的外祖父是著名小提琴家梅纽因,凌霄幼年时,身在国外,接受西方教育,后来由外公梅纽因亲自带回北京学习中文。听说他目前居住中国,常说了文,那么,除了傅雷的英文信件,他一定看过爷爷当年所写一封封情真意挚的中文家书,而奶奶当年手织的婴儿毛衣,如今不知是否还收藏在某处笼底柜中?

安葬完毕,由傅敏代表在双亲灵前致词。傅敏对父母说,这不是什么答词,当年你们不堪受辱,以死明志,如今你们终于回到了故里,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今天在这追忆你们,怀念你们,但是最要

紧的是不要忘了把那当年迫害你们的邪恶源头铲除。傅敏含泪呜咽,强忍悲痛,道出了动人心弦的肺腑之言。

一撮土,两撮土……兄弟二人撒土上黄土,工作人员接着铺上鲜花,傅雷夫妇的骨灰终于入土为安。观礼的众人手持红玫瑰,怀着虔诚的心,默默列队上前,向傅雷夫妇献花致敬。

灰色的碑石上,刻了两行字:“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是傅雷的字迹,从当年的手稿中逐字采集得来的。原先设计的墓碑上,有傅雷伉俪的浮雕,就像其他的名人一般,因傅聪竭力反对,经与傅敏商讨,而改为如今最朴素,最低调的样貌。的确,傅雷生前不屑沽名钓誉,死后又何需浮夸雕饰?傅雷说过,赤子之心,永远不老。其实凡是真正的艺术家,在潜心创作的过程中,谁不摒尘嚣,弃浮华,谁不孤独?贝多芬于1814年致李希诺夫斯基的乐曲中,高喊“孤独,孤独”,林文月耗时五载译完《源氏物语》之



张机仲景



孙思邈

潘华敏 篆刻

后,频呼寂寞,但是赤子孤独了,却会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不属于凡俗的世界,从而在此中与许多心灵的朋友相交相接,相契相抱。这样的墓碑,才能真正体现傅雷的精神,傅雷与傅聪,父子同心,无怪乎傅雷提到傅聪,曾经这样说过:“他的一切经历仿佛是我另一个‘我’的经历”。

碑的背面,刻着傅雷和朱梅馥二人的简单生平,不炫耀,不夸张,平实朴实,将一段轰轰烈烈的史实淡淡道来。傅雷的碑文是:“傅雷,字怒安,号怒庵,上海浦东人氏。早年留学法国,归国后投身文学翻译,卓然成家。赤子之心,刚正不阿,‘文革’中与夫人朱梅馥双双悲怆离世”;朱梅馥的碑文:“朱梅馥,上海浦东人氏。毕业于晏摩氏教会女校。一九三二年与傅雷结为伉俪,相濡以沫三十四载,相夫教子,宽厚仁义,贤良淑德,与傅雷生则相伴,死则相随。”陵墓旁建了一座凉亭,亭子两侧,分别刻上“疾风”,“迅雨”的字样,这四个字是当年傅雷印在稿纸上的用语。

今年是傅雷诞辰一百零五周年,夫人朱梅馥诞辰一百周年,安葬仪式完毕,众人散去,但是那一颗永远不老的赤子之心,必会泽被后世,影响深远;而那由赤子创造出来的世界,亦将浩瀚无垠,伸展无涯。



把@献给你

【@系列】之三

(现代油画)

严力

这是一个小小的村庄。空气清甜鲜美,村落纤尘不染。步行村里,眼前是山,四周泉水声声,白云朵朵在身边,绿里透凉,身心俱爽。

我的到来,惊动了许多人,他们没见过外人?当然见过,因为我是他们村长儿子的朋友,自然来了许多人送来他们的问候,并请我到他们家做客。

这是一个处处流泉的村庄。

无论你站在哪一座山坡,或者身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听到奔流的泉水脆亮的歌声。

如果你问,除了泉水声,还有别的声音吗?我侧耳一听,发现静极了。怎么就没有别的声音入耳?一定是只闻泉声,怎还容他声?

来了,就不想走。来了,喝着香醇的茶,茶醉人人自醉。清泉冲泡的红茶,色如玛瑙,味如桂圆,抿一口,不想放下杯。一下午,听山里人唠叨,简单而快乐。

来了就不想走,却不得不走,小小的村庄,处处流泉的村庄,美的灵感美的享受美了我的每一步,自然就在记忆里。

流泉的村庄

徐长顺

这是一个小小的村庄。空气清甜鲜美,村落纤尘不染。步行村里,眼前是山,四周泉水声声,白云朵朵在身边,绿里透凉,身心俱爽。

我的到来,惊动了许多人,他们没见过外人?当然见过,因为我是他们村长儿子的朋友,自然来了许多人送来他们的问候,并请我到他们家做客。

这是一个处处流泉的村庄。

无论你站在哪一座山坡,或者身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听到奔流的泉水脆亮的歌声。

如果你问,除了泉水声,还有别的声音吗?我侧耳一听,发现静极了。怎么就没有别的声音入耳?一定是只闻泉声,怎还容他声?

来了,就不想走。来了,喝着香醇的茶,茶醉人人自醉。清泉冲泡的红茶,色如玛瑙,味如桂圆,抿一口,不想放下杯。一下午,听山里人唠叨,简单而快乐。

来了就不想走,却不得不走,小小的村庄,处处流泉的村庄,美的灵感美的享受美了我的每一步,自然就在记忆里。

用科学为公众解惑

何祚庥

在青年时代,也许还要加上少年时代,我就是《科学画报》的忠实读者,因为我所从属的大家庭中订了一份《科学画报》,而且是长期订户。虽说是长期订户,但我们家里大多是人文工作者,或者是工商业工作者,这份《科学画报》几乎没有什么人愿意看,只有我一人从头到尾独享,仔细拜读一遍,看得津津有味。因此,我在大家族中博得“热爱科学”的好名声。

曾经有段时间社会上流传着许多有关“永动机”的传闻。据说,有人发明了一种机器,不必消耗能量就能永远对外做功。我记得《科学画报》登了长篇文章,介绍“永动机为什么是不可能的”。文中列出大量品种多样的“设计”,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原来人们竟有如此多的“奇思妙想”。但是,由于违反了能量守恒定律,这些“设计”均以失败而告终。文中还介绍了一种用放射性源制作的“永动机”,理论上其寿命可延续几千年。这虽然不违反能量守恒定律,但其运行也不会“永恒”下去,因为元件在放射性物质长时间轰击之下,仍然会出问题。

总之,“永动机”虽然听起来很诱人却不能实现。任何机器,至少人类已经造成的一切机器都免不了磨擦、辐射等能量损失,科学家如果能减少这种不可避免的损失,已算是了不起的成就了。读完这篇文章,我认识到“永动机”不过是一种不科学的幻想,因此不再受相关谣言的干扰,保持了清醒的头脑。

我觉得在现代中国,仍需要普及有关“永动机”的知识,因为其中涉及的许多基本科学概念很多人依然不理解。举一个小例子,“永动机”违反了能量守恒定律,除了能量必须守恒,输入的功率和输出的功率也必须守恒,但有相当一些人却不懂,原因是他们往往分不清“功”和“功率”是不同的概念。现在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要以“改革和创新作为发展的动力”。但如果把“永动机”也当作“创新”,那就未免“侮辱”了这一伟大的名词了!

时代在前进,公众普遍关注却又感到迷惑甚至误解的现代科学问题不断出现,例如转基因问题。

国内外有不少人反对转基因,而且还影响了某些国家的决策。我推荐大家了解一下马克·林纳斯于2013年1月3日在牛津农业会议上的讲话。林纳斯先生是英国著名的科普作家,也是著名的环保人士。他在讲话中说:“在过去的15年中,人们吃了数亿份转基因食物,但没有一例被明确证实是有害的,吃转基因食物有害的概率,比你被小行星碰到的概率还低。更重要的是,有食用有机食品致死的例子,却没有人因为吃了转基因食物而死亡。”林纳斯先生还说,“这实际上是一场反科学运动。”“我们在脑海构想……科学家们在他们的实验室里如魔鬼般咯咯笑着……彼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真正的恶魔不是转基因技术,而是我们反对的态度。”我认为,这是科普宣传中的一次重大事件,值得“大书特书”。

我建议《科学画报》以后也多关注类似的事件,充分向社会公众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科学问题。

十日谈

科普先锋

科学普及是一门学问,明请看本栏。